

■ 关注

在日前发布的舞台艺术《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上,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院团的37篇调研报告,用大量一手数据、材料“说话”,道出了各地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的现状——

# 实用主义思维影响剧本创作生态

□本报记者 徐健

近些年,随着戏剧演出市场的逐步壮大,展演、节庆、评奖需求的不断增加,各地艺术机构、演出团体对优秀剧本的渴求度和期望值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它们尽管四处“求”剧本、“挖”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扶植创作、奖励创作,但仍面临“编剧荒”、“剧本荒”的困扰,并且日益威胁着戏剧艺术的良性发展,阻碍戏剧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编剧荒”、“剧本荒”非自今日始,早在20多年前就初露端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剧作家集体崛起,他们用立体多元的创作支撑起了中国剧本创作的黄金期。然而,进入90年代,中国剧作家急剧分化,剧本创作开始滑坡,各省市的创作队伍相继进入了萎缩衰退的阶段,这之前一次全国性剧本征集活动就有逾千部作品投稿的景象,如今一下子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时至今日,“编剧荒”、“剧本荒”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这种“事实”是如何蔓延的?编剧、剧本的实际现状又是如何?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良策?在日前发布的《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上,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院团的37篇调研报告,用大量一手数据、材料“说话”,为我们勾勒了各地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的面貌,“事实”显示不容乐观。该白皮书由中国剧协牵头,《剧本》月刊具体组织。

## 正在消失的创作室

在当代戏剧发展史上,东北三省的戏剧创作曾一度走在全国前列,并以“三级戏剧创作网”(省、县、市都有以戏剧创作为主的创作室)为傲,当时每个省都号称拥有一两百位甚至两三百位剧作家。然而,调研显示,仅仅过去了10多年,吉林的创作室(组)就锐减至21个,大部分县级创作室(组)被合并到了文化馆。黑龙江戏剧创作中心的成员也减至30人左右,其中能独立创作大型舞台剧演出本者不到50%,虽然有些剧院还保留了专门的创作部,但是人员严重萎缩。如哈尔滨市戏剧创作室尚在,但能独立创作舞台剧本者屈指可数,不过两三人;齐齐哈尔市戏剧工作室已撤并至群众艺术馆,专职编剧三四个人;牡丹江市戏剧工作室并入艺术研究所,剧作家也只有三四人;而且这些数字中还包含退休离岗剧作家50%的份额。其他城市情况大致相似,戏剧工作室或取消或有名无实。很显然,创作室的调整、取消对现有体制下戏剧队伍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吉林省的调研就指出,一方面,被合并或撤销的机构中的创作者不再能够从事专职创作;另一方面,由于剧团体制改革,创作者的作品为谁而写变得更加不确切;还有就是由于机构的撤并,全省创作人员基数减少,发现、培养优秀创作人员的几率更低。

东北三省戏剧创作室遭遇的“危机”在各省市也是普遍存在的,像安徽省现有县级以上国办戏剧表演团体48个,其中地市级以上的院团或演艺公司有20个,已全部没有了创作室,演出所需剧本全部来自院外和省外。这种情形在中直院团也难以幸免。如中国歌剧舞剧院2002年设立了剧目创作部,虽然在职能上沿袭了剧院原有的创作室、艺术档案室、阅览室的全部工作,但是,随着

一大批卓有成就剧作家的陆续退休,现在专职编剧仅剩徐瑛1人。创作机构的锐减,让很多编剧失去了可供依托、相互交流的精神家园,创作身份也从专职、固定变得松散、游移。

## 专业编剧人才极度匮乏

与创作室锐减同步的是编剧人才的流失和创作能力的持续下降。调研显示,青海省目前全省都没有一个专业戏剧编剧,仍活跃的60岁以下的创作人员仅有5人,且都是业余的;广西省坚持一线创作,并能达到国家级层面的剧作家就一两个人,而40岁以下,能独立完成大型剧目创作的剧作家基本没有,只有四五名集表、导、演于一身的中青年剧作家坚持从事小戏小品创作;海南省地方剧种琼剧的编剧队伍“溃不成军”,只有海南省琼剧院1名专业编剧,其余的剧团都没有编剧,若需要本子演出,主要靠两三个退休老编剧提供,多数情况是“等米下锅”甚至“无米下锅”;江苏省编剧人数与剧团数量是49:68,平均一个院团0.7个编剧,有3个市甚至连一个在在职编剧都没有;天津全市专业院团、群文系统及研究机构,在从事编剧的人员加起来也不会超过5人,其中能够写大戏的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对编剧、剧本创作的忽视、偏见,缺乏对编剧、剧本的长期规划和政策扶持。

实际上,即便在经济发达、戏剧文化浓厚的上海,编剧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以话剧为例。新时期以来,马中骏、贾鸿源、沙叶新、孙惠柱、费春放、赵耀民、张献、徐频莉8位剧作家曾在海派实验戏剧上取得成就。但调研发现,这些剧作家中的5位,近年来未出现超越其代表作作品或引起广泛关注,已进入隐性流失的状态;另3位已转移影视,呈显性流失。

那么,青年的编剧人才都哪里去了呢?上海戏剧学院设有专门培养编剧的戏剧文学系,曾经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无数一流的编剧人才。但调研显示,近年来,该系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去向堪忧。以近两年为例,80名本科毕业生中,绝大多数(60人以上)改行到了媒体单位、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只有不到10人是以专业编剧的身份在单位里从事编剧,但也有大多身兼行政职务(秘书、助理等),无法全身心从事剧本创作,而这种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

## 实用主义思维影响健康的创作生态

由于本土编剧队伍严重匮乏,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此一来,为了应付各种展演、节庆、评奖活动的“工作”需要,各省市纷纷请起了“外援”,追求短期的功利效应。一时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实用主义思维开始左右各地本已倾斜的戏剧生态。在湖北的调研报告中,就有一些剧团团长公开表示不愿意养编剧,“我养一个编剧,一年好几万,十年就是好几十万,还不如能不能给我写两个好剧本。”同样的现象也在甘肃发生着。除了个别剧作家具有创作和运作的双重能力外,甘肃本土的,具备

创作能力的剧作家基本上只能写剧本,无缘见舞台。甚至在这两年还形成了一个怪圈,编剧好像要具备创作和运作双重能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投入二度创作。因此该编剧要么是院团负责人,要么是能拉来排戏的经费,要么能运作到大奖。因为这些,可不是单纯的一个编剧所能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创作思维在削弱地方编剧创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依靠各种名气、头衔四处忙碌的“名家”、“大家”。不少省份的调研都指出:近几年来,每每在各个重大戏剧活动之前,总有几位知名剧作家格外忙碌,他们是受人之托代写或代改剧本,而且往往是手头的几个剧本同时动笔。这些“名家”真的能次次“出手不凡”吗?以宁夏为例。宁夏几乎每年都要聘请外地剧作家进行剧本创作,但这些外地编剧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调研报告指出:一是,由于对宁夏的历史、现状与民俗,尤其是对于回族的历史、现状知之甚少,便会直接影响他们创作与宁夏,尤其是与回族相关题材作品的数量;二是,他们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办事,一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高报酬往怀里一揣,扭头就走。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全国就形成了这样一批人,他们经得多,见得广,一个个练就了“嫁接”的高手,拼贴出一个又一个“拼盘”,然后到全国各地去高价兜售。这样的作品乍一看,很有些新颖,再加上一些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剧作,便可以把各地的主管部门忽悠得团团转。虽然不乏有获得全国大奖之作,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其中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精益求精”;二是“真心热爱”。

## 要宏观规划,更要有的放矢

结合目前编剧、剧本存在的种种问题,各地的调研报告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措施提出来很容易,关键是落到实处,真正让一线的编剧受益,真正尊重编剧的劳动成果,按艺术规律办事。这其中,一些省份根据自身剧本创作实际,提出的不少对策、建议,就对宏观规划很有价值。如四川、陕西都提到了剧本创作缺乏前期调研规划,带来的重复生产和疏远观众问题。陕西的调研报告指出,在陕西第五届艺术节上,有三台剧(节)目——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信天游歌舞剧《山丹丹》《挂红灯》,它们的投资都比较大,创作机制都是全国范围内请编导、舞美、灯光、甚至演员,让人遗憾的是,三台戏都构思了一个爱情故事,都有土匪,都用了是陕北信天游的创作素材。这种内容重复、题材单一、形式雷同的状况,带来了创作资源上的浪费。

如何在现有的资源配置条件下,发挥编剧的最大潜能,打磨一部经得起历史、艺术、观众检验的优秀剧本?相关主管部门还需要把宏观规划做细、做足,有的放矢,在提出创作重点、题材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同时,合理调整题材资源、艺术生产的品种结构,避免题材撞车和盲目重复,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提高艺术创作的成活率。

## ■ 评点



# 生活的碎片

□雨鹤

香港话剧团《最后晚餐》是一部靠两个演员撑起来的独角戏。之前看过的金士杰老师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一直感慨原来两个人也可以讲述这么一个充满情感的温馨故事。这次依然是两个人,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在一顿简单的晚餐,两个人的家常中将故事娓娓道来,情节的铺垫流畅又不突兀,演员情绪饱满释放自如,台词抽丝剥茧般地讲述了母子二人生活中的不幸、误解与痛苦。

该剧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非常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底层人民的生活。没有眼泪,没有衣衫褴褛,没有饥肠辘辘,也同样能够表现生活的艰难。母子二人在两个小时的吃饭、喝汤、切橙子中用对话串起细水长流的情节,看似平静的一顿晚餐,却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压抑与悲凉,艰难与心酸像潮汐一般迎面涌来。不知人们在生活中怎样定义“悲惨”或者“无助”,又或者“苦难”,但是内心的隐忍比外表上的破败更加让人震撼。

该剧没有华丽的辞藻和诗意的语言,生活化的带有一些粗口的粤语比普通话有着更强的感染力,和台词相辅相成的是舞台布景,极富生活质感:老钟、吊灯、小电视、会转的吊扇、香炉、老式的柜子、厨房的布帘等等,种种生活上的细节展示了一个完整的香港底层家景,真实得就好像在旁观邻居家的《最后晚餐》。

剧中两个主要人物的塑造相当成功,演员很有魅力,表演细腻、精彩,表情到位又不浮夸,情绪爆发恰到好处又不做作,一言一行都融入了剧中。母亲林丽冰是个冲动又懦弱,想爱又胆怯的人,她的市井与无知间接导致了这个家庭的悲剧,爱儿子却从来没有主动去看过他。心里明明恨死了嗜赌的丈夫,却还相信丈夫会还债而把父亲留给自己的惟一的老房子抵押出去,“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相比起母亲林丽冰,儿子周国雄更值得同情,他有一个无知懦弱的妈妈,有一个嗜赌成性还使用暴力的爸爸,在小学的时候就被爸爸打得被政府收进了孤儿院,妈妈一周两次去监狱看他的混蛋爸爸,但一年才会来看他一次,这个父母健在的“孤儿”要比真正的孤儿艰难百倍。当他妈妈在餐桌上告诉他爸爸打他是因为他不听话时,周国雄重复了好几遍:“那你是说我该揍?”一句简单的话承载了多少悲愤。做母亲的也许想不到,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比刀子更伤人。于是周国雄给母亲讲起了小时候对三文鱼的印象:“世界上的鱼那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是美丽的橙色,看来它天生活该被人吃!”

儿子的不满,母亲的愧疚,两人都孤独痛苦却又爱着对方。于是在情绪爆发之后更是相互诉说了生活的辛酸,在对话中惊讶地发现对方都想要烧炭自杀,为了了结生活的心结。下决心自杀这一段情节略显拖沓,但是其中周国雄提到的几个比喻成为了点睛之笔:《飞屋环游记》中飘走的两个气球对整个旅程毫无阻碍,关掉床头灯更是影响不了东方之珠的璀璨,人们不能没有张国荣,不能没有梅艳芳,但却可以没有你和我,这几个巧妙的比喻弥补了缺陷,相反地,更加意味深长,好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悲凉。林丽冰也说,让喧闹的菜市场安静3秒的女人已经够伟大了。

但是最终,他们决定放弃自杀,反之要割断自己痛苦的根源——杀害周国雄的父亲,这也算是他们对绝望的生活最后的反抗。这个结尾很有意思,在以往的演出中都没有出现,是北京这几场另外加上去的——让一直被周国雄称为“浑蛋”的父亲出现在舞台上。有很多观众认为这个结尾有些画蛇添足,显然为母子二人留白的选择更有意味,但是这个结尾也有它的独特之处。父亲的出现表现了母子对于这个“浑蛋”的反应,想反抗却又惧怕,试图迈出脚步却又畏缩不前,周国雄见到父亲走上前来甚至下意识地用双臂护住自己,看父亲没有下手才松了一口气似的放下手臂。这个父亲完全符合之前二人对话中描述的形象:爱上网勾搭小姐、易怒暴力、没有责任感等等,看见他的出现我甚至有些惊喜。最后,林丽冰端来了放了安眠药的啤酒,父亲喝下,舞台光暗,母子二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吃着西瓜,伴随着滴答的时钟声黑场结束。

这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看似幽默的话语透露着生活的悲凉与心酸,充满了人生的无奈与感慨,看似简单的一顿晚餐却蕴含了巨大的情感,母子二人就像一个香港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平实而夹杂着悲愤,在生活的黯淡无光中摸爬滚打、艰难前行。同时,这也是一部洋溢着淡淡人情味的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向观众讲述着一个生活的真相。

## 舞台剧《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首演

# 一次回归自我的心灵之旅



由至乐汇联合森田传媒共同出品,怪咖剧团制作,根据作家张德芬同名小说改编的黑色励志剧《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日前在朝阳9剧场首演。《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是张德芬“心灵三部曲”之一,也是她第三部被搬上舞台的作品。谈及文学与戏剧之间的关系,她表示:“书本上的文字会相对平面,戏剧则更加立体,希望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小说的精神,并能帮助更多的人找回自我。”

该剧由戴志编剧、韩清导演。舞台版对原著内容进行了大幅度颠覆,将书中描写的主人公阿南在一个不存在的时代和王国的追寻之旅搬到了现代都市,搬进了写字楼,讲述了一个海归的菜鸟,一腔热血进入虎豹狼群的职场江湖,完全驾驭

# “功德天品”中国书法名家 捐赠书法作品展举办

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功德天品——全国书法名家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捐赠书法作品展”日前在中国文艺之家举办。这次活动是为纪念我国书法泰斗启功先生,并筹资拍摄电影《启功》而举办的。

此次展览的近200件作品,全部来自中国书协第六届主席团、中国书协顾问、中国书协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以及中国书协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捐赠。作品规格都在4尺整张以上,体现了当今书坛艺术风貌和书法家的奉献精神。全部捐赠作品将进行公益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资助拍摄电影与建立启功书法艺术专项基金。

据悉,听闻此次展览,韩美林不顾

体恙,为展览命题“功德天品”,作巨制榜书,不取分文;欧阳中石听说此事,不由分说,捐献了一幅4尺整张精品佳作,一再表示愿为拍摄这部电影出力。电影《启功》即将开拍,等待了3年的愿望即将实现,导演丁荫楠非常激动。他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给予了剧组巨大支持。这种扶持文化艺术的义举,令人肃然起敬。他要在这部电影中注入这种义举所代表的正能量,体现出与之相称的文化精神。

据悉,由“启功书法艺术专项基金”资助的微电影《启功轶事》在去年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暨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的评选中,荣获了金海棠最佳纪实微电影奖。(任晶晶)

曾来德、曾翔、张世刚、陈洪武、施恩波、管峻、王家新、肖丽、杨中良等。

此次展览是演艺界及书画界的一次雅集,从作品中不仅看到了艺术家对传统的继承和精研,也看到了他们对艺术创新的不懈探索。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秘书长兼秘书长姜昆说:“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艺术的展示,又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艺术。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从从小就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曲艺这门艺术的传承人,书画艺术更是我们个人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开幕式后,表演艺术家和书画艺术家共同举行了研讨活动。展览将持续至5月5日。(艺文)



一部由冯远征、苗圃、李梦男、李芯逸等主演的年代大戏《人是铁饭是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好评如潮。该剧导演马军骧说:“表面看这部戏有些剧情和桥段对新生代的人来说有些搞笑甚至搞怪,但却都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马军骧曾有过一段在机修厂做保全钳工的经历,在拍这部戏的时候,那段时期的人和事,很快就涌现了出来。所以,虽然很多情节貌似戏剧性,但确实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梁拉娣和别人比赛喝酒挣钱然后走高墙的桥段,就是他当时所在工厂的一个女工的经历。

对于该剧为什么用喜剧的方式来表现艰辛,马军骧解释说,这段历史很少在屏幕上被表现,而当回望这段历史时,他觉得用幽默诙谐的形式表现出来会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生活和现在生活形成的巨大反差,也构成了一个喜剧性的基础。

谈到这部戏的制作过程,马军骧说这是他最受煎熬的一部戏。从接手重新写作拍摄剧本开始,每天14000字左右的工作量,基本上除了吃点简单的食物,连“喘口气”工夫都没有。40多天完成剧本,而此时剧组已经建立,所以感觉那段时间是“一直飘在云端”,脑子 and 身体都经受了“巨大的摧残”,拍完之后,大病一场。马军骧一直担心这个“偏门的题材”能否被观众理解和欣赏。现在看来,基本完成了他当初的期待。(涛文)

## 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季开幕

# 多部经典名著回归戏剧舞台

4月16日,随着《招租启示》和《江小东与刘小文》分别在国语先锋剧场和国语小剧场的开演,为期三个月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季”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次演出季囊括了《招租启示》《请你对我说个谎》《江小东和刘小文》《花事如期》《又见老爸》《建家小业》《你好,打劫!》《黄粱一梦》《1988我想跟这个世界谈谈》《水生》《两只蚂蚁的地下室》(ps,我爱你!)《环路男女》《绝对高级》《她的碎片》15部来自社会的优秀戏剧作品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白夜》3部作品。这些作品将以国语小剧场和国语先锋

剧场为阵地,持续演出至7月20日,累计70多场。多题材、低票价、示范性成为本次演出季的三大亮点。

在所有展演剧目中,国语的作品注重向经典名著回归。其中,《死无葬身之地》和《纪念碑》是剧院推行“保留剧目制”先后复排的优秀经典之作,均由查明哲执导。《死无葬身之地》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经典剧作,1997年留苏归来的查明哲将其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此次复排,集合了冯宪珍、江佳奇、王卫国、韩童生、赵寰宇等优秀演员,将于5月2日至18日登陆北京国语先锋剧场。(徐健)

# 首届艺苑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2014)



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与北京皇家园林书画研究会主办,《中国书画》杂志社、北京重文堂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办的“艺苑双楫——首届艺苑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2014)”日前在恩济美术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汇集了演艺界和书画界30位艺术家的60余幅作品。参展的表演艺术家有:胡松华、杨在葆、王铁成、杨洪基、赵忠祥、姜昆、张金玲、徐沛东、李嘉存、郁钧剑、董浩、张铁林、倪萍、郑健、朱军。书画艺术家有:张荣庆、武春河、吴悦石、冯远、胡抗美、覃志刚